

梅静◎著

如山， 若水

李如林题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系列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系列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系列

梅静◎著

如山， 若水

李如林题

“文艺”杯
赛获奖作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梅 静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山, 若水 / 梅静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 - 7 - 5313 - 4583 - 1

I. ①如…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976 号

如山, 若水

责任编辑 寿天舒 刘 丹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葛玉峰

幅面尺寸 150mm × 230mm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ISBN 978-7-5313-4583-1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14-87875537

序言

温情也是一种力量

范小青

知道梅静，缘于她的法治题材长篇小说《因为爱得深沉》。2011年，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得到了检察系统和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我对梅静那部作品的主要印象是，她能将严肃主题写得如此温情脉脉，让人刮目相看，正因为此，我记住了这位检察官女作家。

时隔三年，我与梅静见了面，这次，她带来了第二部法治题材长篇小说《如山，若水》的手稿。出于对她第一部作品的喜爱，我很快进入了她用文字营造的世界。读罢之后，我的心情是欣喜的，我为梅静在这部作品中延续她的温情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而高兴。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思维中，写法治题材小说应当是男作家的事情，因为这一类题材的总体风格比较硬朗，而女性的文字似乎难有这样的力度。可是，梅静的作品让我看到，温情其实也是一种力量，女作家完全可以在这样的题材中开掘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然，延续风格只是一个作家立身的基础，要让自己的写作水准有所提高，还必须变化创新。梅静的这部作品与前部相比，无论是立意的高度，还是写作的视角，抑或人物的塑造，都有了明显的

进步。

故事的主体,发生在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过程中的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村干部、房产开发商、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围绕着开发区建设带来的巨大利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

按照通常的写法,这是一部硬度有余、柔性不足的“男人戏”。梅静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选取了一个新颖的视角,通过一位女检察官引出整个故事。这样的角度,为作品奠定了温情的基调,引人展卷阅读。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视使命如山、内心又柔软若水的女反贪局长。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她的警察前夫、副市长恋人均被牵连进来,她陷入了情感的煎熬。

浓墨重彩描写检察官的爱情,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独到之处。在以往的同类小说中,检察官大多不苟言笑,很少表露感情,即使谈情说爱,也是点到即止。但是,只有懂得爱情的人,才能更深地理解世道人心,也才能更好地执掌法律。这部作品对检察官爱情的描写,丝毫没有削弱检察官的形象,反而使其更加光辉与动人。

故事的立意,是弘扬执法者的慨然正气,鞭挞腐败者的虚伪丑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正直的执法者形象——警察方磊和女反贪局长肖若兰,作品的字里行间均洋溢着对他们的歌颂与赞美。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几个不同阶层的涉罪分子,比如禁不住拆迁利益诱惑的村干部、采取错误手段保护楼盘利润的房产开发商、投机钻营的开发区主任、曾经洁身自好最终也滑进犯罪泥潭的副市长等,他们是作者意欲鞭挞的对象。

但是,作者在刻画落马官员之一——副市长罗思文时,用饱含同情的笔调,细致展现了他本质高洁的灵魂、在现实中的痛苦挣扎,直至不能承受声誉受损事实、决然放弃生命的过程。这种以美好反衬丑恶的手法,让读者在为罗思文扼腕叹息之余,更增添了对致其陨落的腐败环境的憎恨。

文学的目的是浸润人心,而法治文学的写作,更需要戒除生硬与说教。谁能改变固有的叙事模式,讲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谁的作品就拥有了打动读者的力量。温情的故事、温情的人物、温情的批判,足以让梅静的《如山,若水》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并在读者心中留下一席之地。

是为序。

2014年1月6日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失色的月夜	1
第 二 章	不能忘却的记忆	15
第 三 章	冤家路窄	26
第 四 章	文化人的新使命	51
第 五 章	男人的差距	59
第 六 章	意外转折	74
第 七 章	狂澜又起	94
第 八 章	诱惑与抗拒	118
第 九 章	足印之谜	135
第 十 章	缝中人	150
第十一章	祸起毛发	167
第十二章	共同的荣光	183
第十三章	灵肉分离	196
第十四章	心中的诗歌	221
后 记	温情写正义	234

第一章 失色的月夜

夜幕下的昌明，风轻树静，虫歇鸟眠，没有任何不祥事件发生的征兆。

墙上挂钟的时针伫立于十一与十二的正中，肖若兰散着湿漉漉的头发，披着白睡袍，轻手轻脚地从卫生间抱出自己和女儿洗澡换下的衣服，丢进阳台上的洗衣机，而后掂着脚，走过女儿卧室门前，进了自己的房间。

秋夜的微风卷起落地纱帘的一角，清朗的月色将紫花床褥笼上了一层银光。肖若兰上床倚身，从枕边取过一本小说，翻到夹有书签的那一页。

“哪天不上班，一口气把它读完就好了。”她轻轻叹了口气，接着往下读了起来。

她之所以叹气，是因为她知道，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作为昌明市检察院的反贪局长，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哪天晚上按时下过班，一旦上了重大案件，连续多日不回家也是很平常的事。

不过，这段日子还算太平。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她与同仁们虽然没能休息，但只是把在手的案子扫了扫尾。今天下午，她更是

坐在办公室看了整整半天的材料。

“这说明,咱们昌明干部廉洁、政风清明啊!”隔壁办公室分管刑检的副检察长乔伟踱到她面前,拖着悠长的语调说。

肖若兰抬起头,莞尔一笑:“如果检察官的清闲能换来世间太平,我宁愿离岗回家。”

乔伟立刻呵呵地笑出了声:“对,那样咱们的肖局长就有时间多读点小说了,说不定哪天还成了小说家。”

原本是私下里的小爱好,就因为肖若兰在办公室的书橱里,摆放了一长溜的小说和散文,而搞得同事妇孺皆知了。不过,肖若兰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评价,让生活多些平和与惬意,是她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希望。

可就在她将书翻至下一页时,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蜜蜂似的嗡嗡振动了起来。

刚说了一声“你好”,她脸上的笑容便陡然消失,眼睛和嘴巴同时张得溜圆:“方磊,你干什么?半夜三更打电话找我!”

手机里传来一个粗犷的男声:“见面细说,丁香花园 8 幢 301 室有个女人跳楼,昏迷前,她叫了你的名字!”

肖若兰的心差点从嘴里蹦了出来。“你守在现场,我马上就来!”她迅速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11 时 45 分,忽地披起外套,冲出了门。

雪佛兰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肖若兰的心也如车轮般地飞转:如此祥和的夜晚,居然有人跳楼,而这个跳楼者,居然要见我。这一切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女人现在怎样了?

她迫不及待地想赶到这个女人面前,看看她,向她问个明白。

仅仅十分钟,肖若兰便赶到了平日二十分钟才能到达的丁香花园。一进小区,她便看见一幢住宅楼下黑压压地围着一大群人,旁边停着两辆警车。她拨开人群,却只见到警方拉起的一道警戒线,以及地上的一摊血迹。

“人呢？”她诧异地抬起头。砰！与一个下巴撞了个正着。

她的目光沿着下巴往上移动，突然，她叫了起来：“方磊，你怎么还这个样子？”

下巴的主人——一个身材高大、脸膛发黑、剃着板寸的警察，摸摸头发，撇撇嘴说：“我晓得你不想见我，但这次是局长点名让我来的，你就忍忍吧。”

肖若兰白了他一眼，催促道：“快讲，到底怎么回事？”

没等警察开口，一旁的小区保安便抢先述说了起来：“人刚被救护车送走，幸亏你没看见，不然要把你吓死！当时，我巡逻到这幢楼下，突然听见上面有人叫救命。我抬头一看，只见三楼窗台上，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站在那儿。我见窗台离地很高，跳下来肯定没命，便赶紧叫她不要跳。可我话没喊完，她就噗地跳了下来。我当时就想，完了！但巧的是，她跳下来的地方有一棵大树，她被树枝刮了一下，然后才落了地，所以她没摔死，但腿和头都受了伤，淌了不少血。刚掉下来时人还有意识，对我说，反贪局肖若兰……然后就昏过去了。我吓坏了，立即报了警。我又不晓得哪个是肖若兰，所以等到方警官来，我就告诉了他。”

“走，你带路，去医院！”肖若兰谢过保安，眉头一拧，钻进了汽车。警察紧跑两步，赶到她的前面，嗖的一下跳上警车，往昌明市人民医院驶去。

急诊室外，昌明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如风和两名助手已经守候在此。

“局长大人这么晚亲自赶来，真让我不安哪！”方磊将手举到额边，敬了个很不标准的礼，咧嘴笑道。

“别油腔滑调的，出了这样的事我能不来吗？”赵如风背着手，脸绷得如同一只平底锅。

肖若兰以前在各种会议上与赵如风有过多次数见面，算是很熟

悉了,于是主动上前握手招呼。赵如风略带歉意地笑着说:“其实,这是起刑事案件,本来不应惊动你这位反贪局长的,但我听说,这个跳楼的邵菁叫了你的名字。所以,方警官请你来,和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心里一直疙瘩着的肖若兰终于忍不住了:“邵菁是谁?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哪!”

赵如风向方磊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接着讲。方磊流利答道:“邵菁,三十一岁,昌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事发后,我们立即对邵菁的居所进行了勘查,结果发现门是从外面反锁上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门打开,进去后,闻到一股浓烈的煤气味,煤气阀打开着,而除了卧室窗户之外,所有门窗都关得严丝合缝。屋子里没有被盗窃的迹象,存折、钱款、首饰等值钱东西都没动。从目前的情况看,像是他杀,且凶手不是谋财,而是用放煤气的方式,蓄意取邵菁性命。为防止邵菁万一醒来从大门逃生,凶犯在逃离现场时反锁上了门。后来,邵菁真的醒了,她想逃,却发现门被锁上,情急之下不得不顾危险,跳窗而出。”

听到这里,肖若兰终于想起,自己前年去高新区搞法治调研时,曾经与这个叫邵菁的女人有过一面之缘,对她出众的姿色印象颇深,然而……她的胳膊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个女人,一个美丽而且担任一定职务的女人,深夜从高楼跳下,这对于多年捧得全国平安城市奖牌的昌明来说,实在是一件太令人震惊的事件了!

正当她抱紧胳膊抵御凉气时,手术室的门开了,邵菁双眼紧闭、浑身缠满绷带地被推了出来。医生摘下口罩,语气沉重地说:“病人除两腿骨折外,颈椎也断裂了,这意味着她将高位截瘫,永远躺在床上。她的脑神经也受了伤,一时半会儿说不了话,并可能丧失记忆。”

肖若兰愣住了,她实在不能接受医生的判断。“难道,就没有好转的希望了吗?”她带着一丝期盼和一丝悲凉,问道。

医生很职业地答道：“医学上没有希望这个词，我们只能讲现在。”

彻骨寒气从肖若兰脚下生起。一个鲜花般的女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凋零了吗？是谁向她下了毒手，把她推下了如此深渊？

“你们，是否在她体内发现了精液等被强奸的痕迹？”肖若兰转向与医生一同走出手术室的市公安局田法医，急急地问。

“没有。”田法医摇了摇头。

肖若兰又将目光投向方磊，方磊耸耸肩说：“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指纹、鞋印等常规证据，现在的凶手都学精了，作案时手套、鞋套全副武装。在门外，我们发现了几只鞋印，但都很不清楚。”

赵如风冲他勾起眼睛，斥道：“你一会儿说是他杀，一会儿说没找到证据，深更半夜，案发现场大致看了一遍，你就下结论了？我们搞刑事侦查的，一定要慎之又慎，亏你还是个声名显赫的神探！”

方磊挠挠头，嘿嘿一笑：“我是靠经验推测的，确切结论当然得等到侦查结束之后。不过，明天有中央领导来昌明，对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进行预检，我担心这件事会……”

“我们马上通知各路媒体，决不允许走漏任何风声，更不能让此事传到中央领导耳中！”赵如风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果断地说。

二百米外，昌明市检察院办公大楼被朝阳映得熠熠发亮，可肖若兰就是到不了它的面前。

因为前方五十米处，市政府的大门被上访群众堵住了。

她从车窗探头看去，那座全市最雄伟的米咖色花岗岩门楼前，黑压压地聚集着数十名上访者。他们的出现，好比给这条贯通城区的主干道生生地箍上了一个围脖，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全被堵在了这里。急着赶路的用按喇叭和高声叫骂发泄着心中不满。不着急的则停下车、歇了脚，凑上去看热闹。所以，这团梗阻像一只正在营造的马蜂窝，迅速地膨胀起来。

“唉,不知道又为什么事上访了。”肖若兰揉了揉因昨夜大半宿未睡而蔫得厉害的眼睛,转动方向盘,将车开进了右边的一条小道。

从这条路绕过市政府的围墙和后门,连通的是法院,再过去就是检察院了。每当刚才那个路口堵塞时,这几个单位的人都会从这条道走。据说,当初修建这条路时,建设者着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出于反贪局长的职业敏感,肖若兰很关注这些梗阻,这几年昌明市检察院查办的好几起职务犯罪案件都是从这里面发现的。可是,凡事都得有个程序,这个时候,还应当是信访局的同志发挥作用啊。

可她在办公室坐下没五分钟,乔伟便急吼吼地冲到了她的面前:“市政府那边,一个信访干部被打伤了,那些人吵着要找检察院,快走!”

“天,事情这么快就到门上了!”肖若兰一惊,来不及往下细想,噤噤噤便跟在乔伟后面出了楼。

远远地,肖若兰就发现那团“马蜂窝”比刚才大了许多,救护车、警车呼啸着驶进现场。挨近人群时,“前面出人命啦”,“出事才好,要不然那帮老爷不会重视”的吵嚷声,汹涌地灌入耳中。

“请让一让,我们是检察院的!”乔伟高喊着拨开人群,肖若兰拼尽全身力气,跟着他从人缝中挤了进去。

虽然十多名警察已经在维持秩序,但现场依然一片混乱。三四十个农民模样的上访人,有的叉着腰骂骂咧咧,有的满地打滚捶胸顿足。大门边,一名信访干部嘴角挂血蹲在地上。

肖若兰赶紧拉过信访局长:“怎么闹成这样了?”

这位生就一张苦脸的局长,此时脸拉得简直像丝瓜了:“上午九点多,这些自称原安泰县金沙镇柳林村村民的人就来了,说要向市委书记反映,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邵菁伙同村干部骗取拆迁补偿款并畏罪自杀的事。这书记哪能说见就见呢?我们当然得拦住

了,可他们坚持往里冲,其中一个人竟然抡起拳头往我们一名干部脸上砸,我上前劝阻,十多个村民哗啦一下拥上来,抱住了我的身子,其他人则拽住那个干部的胳膊,让他动弹不得。连续挨了两拳后,他就挂了彩。”

乔伟是在今天凌晨才听赵如风电话通报了邵菁跳楼一事,因此这会儿,他不禁从心眼里信服“坏消息总比好消息跑得快”这句老话了。

刚想到赵如风,赵如风就领着一队公安干警,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与肖若兰面前:“怕出事还偏出事,消息居然走漏出去了,这下事情闹大了!”

“是啊,今天还有中央领导来视察呢!”肖若兰的心也立时揪了起来。

受伤的信访干部被扶上了救护车,赵如风看着情绪激动的人群,眉头紧锁地说:“现在这事已不是简单的信访事件,还是一起刑事与职务犯罪夹杂在一起的重大案件了。咱们要留点神,多听听看看,方便日后办案。”

“什么?还要办我们的案?!”一声大吼炸雷般地在赵如风和乔伟耳边响起,肖若兰更是吓了一跳。

一个腰似水桶的中年妇女往三人中间一站,指着他们的鼻子骂道:“你们这帮吃公家饭、穿公家衣服的,不办贪官,反而来办我们这些没了房、没了地的农民,你们摸摸自己的心,看它还长得正不正!”

乔伟从没被人这么骂过,顿时急得变了脸:“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谁的心长得不正了?”

女人一步跳上前来,伸手欲扯乔伟的衣领,肖若兰却用身体挡在了前面:“大婶,您别上火,听我说一句行吗?”

刺!肖若兰白皙的脖颈,被女人的指甲划出了两道深深的血痕。女人一愣,手渐渐垂了下来。

血珠从划痕中渗了出来，肖若兰却似乎没有觉察到，脸色依然平静如水：“我相信，今天你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闹事，而是要反映问题。刚才我听你们说到了贪官，查贪官是我们检察院的分内事，所以我希望你们冷静一下，坐下来与我们好好谈谈，到底谁贪了，他又贪了什么。”

女人一声咳嗽，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女人手臂一挥说：“这女干部说话中所，我们跟她走，把那个黑心女人的事统统讲给她听！”

在人群跟着肖若兰向检察院进发的时候，一辆黑色奥迪汽车擦过他们身后，拐进了那条小路。

当六辆奥迪 A6 汽车鱼贯驶入昌明市花木葱茏的“国宾馆”——满庭芳时，中江省的三把手贾树森真的产生了一种到家的感觉。

两年前，他离开干了八年的昌明市市委书记岗位，去省城赴任，再算上此前的经历，他在昌明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步发展。这两年，虽然他人在省城，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这片曾经倾洒过心血和汗水的土地。今天，他终于回来了。

此次回来，他心中还添了一层新的激动的情感。因为，今天他陪同的是三位部长级人物，他的任务是要让三位大员考察满意，来年让昌明市高新区获得申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机会。

“老首长，这次多亏您关心，把部长们请来。其实，这次考察比正式验收还重要，因为这决定我们能不能迈过申报这道门槛。”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昌明市市委书记陈诚转过头来，真诚地向他表示谢意。

贾树森从阳光中侧过清癯的脸颊，微微一笑：“陈书记啊，你我搭班子共事，抵得上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了，我做事的风格你还不

清楚,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我即使是掉上几斤肉、拼出一条命,也会去做好的。现在我虽然不在昌明工作了,但我在省里分管着经济工作,对家乡的事多过问、多关心,也是应该的嘛!”

陈诚感动地说:“那是那是,老首长的务实精神,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原本对陈诚违反吩咐,非要赶到昌明与邻近市的地界处迎接一事颇为不快的贾树森,听到这话禁不住仰面笑了起来。这个老搭档除了做事有点迂之外,身上倒着实有股谦虚精神,这样的干部才不会犯错误,才让人放心。看来,自己临走之前,建议让他接班还是很正确的。

正当他暗自欣慰时,车队在一幢白色罗马式建筑前停了下来,昌明市四套班子成员一个不少地在此笑脸相迎。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搞得这么隆重,大家手头都有工作!”他将头扭向身边的陈诚,脸色明显不悦了。

陈诚继续真诚地笑着:“应该的,这么多部长都来了,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事。”

他盯着陈诚的笑容看了会儿,无奈地挥了挥手:“算了,下不为例。”陈诚的表情立刻放松了下来,热情地向三位部长介绍起已经站得额头冒汗的部下。“昌明高新区的建设,他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发自肺腑地说。

三位部长显然被感动了。“看得出,你们昌明领导班子对高新区的建设,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啊。有这种精神,什么事业不能成功呢!”年纪稍长的一位部长感叹道。

满含激励与勉励的话语引得宾主一片欢娱。众人在铺着土耳其羊毛地毯的会客厅里欣然落座。

秘书手脚麻利地将汇报材料分发到诸位领导手中,一片哗哗的纸张翻掀声中,陈诚一字不苟地念完了材料。

部长微微颌首之后，发表意见道：“申请升级的开发区必须达到四个条件，一是年工业产值每平方公里十五亿元以上；二是年实现税收收入达到五亿元以上；三是年出口额达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四是实际吸收外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五亿美元。从材料上看，你们完成得不错，我们很想再实地看看。”

陈诚连忙应道：“我们全都安排好了，汇报结束就过去。”贾树森也满面笑容地说：“对，现场视察是必须的一项议程，我早就关照他们了。”

就在此时，刚才出去接电话的一名男子推门进来，低着头急急走到与陈诚比肩而坐的市长任政身边，对他耳语了几句。任政的脸立刻僵住了，他用手遮住嘴，向陈诚倾过了身子。陈诚的目光迅即严峻起来。

而这一切，全都收在了部长和贾树森的眼中。陈诚尴尬地咳嗽一声，坐直身子说：“哦，往高新区去的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堵得厉害。要不，咱们明天再去吧，下午我陪各位领导在风景区转转。”

部长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贾树森略一垂目，接口道：“车祸防不胜防，不过这样也好，明天一早去，时间更宽裕些。各位领导今天舟车劳顿，正好放松一下。”

一片欢声笑语之中，众人起身向休息厅或花园中走去，等待午餐时刻的到来。

大厅里还留下四个人。贾树森沉下脸，向陈诚发问：“到底怎么回事？”陈诚犹豫一会儿，叹道：“往高新区去的必经之路上，也就是市政府门前，有群众上访，还打伤了人。”

“什么？”贾树森惊住了，伸在三人面前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他们为什么闹？你们信访工作是怎么做的？！”

陈诚急得直搓手：“实在是始料未及，好像是反映管委会官员在拆迁中的经济问题。”

贾树森的呼吸陡然转为急促而沉重。在三人紧张的目光中，他